

之恥復欲進取西域鄧太后不許但令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復部營兵三百人羈縻而已其後北虜
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玉門陽關二關名在敦煌西界延光二年敦煌太守
張璠上書陳三策以為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大秦國在西海西故曰秦海也專制西域共為寇鈔今以酒
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前書敦煌郡廣至縣有昆侖障也宜禾都尉居也廣至故城在先擊呼
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協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
供其犁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武帝初置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柳中今西州縣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
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其議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
太宗屈供奉之恥窘困也高帝自擊匈奴至平城為冒頓單于圍於白登七日乃得解太宗文帝也賈誼
是臣下之禮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遺虎臣浮河絕漠窮破虜庭沙土曰漠直度曰絕也當斯之役黔首隕
於狼望之北財幣罄於廬山之壑狼望匈奴中地名也前書揚雄曰前代豈樂無量之費快心於狼望之北廬廬山之壑而不悔也府庫單竭杼柚空虛
算至舟車費及六畜武帝時國用不足算至車船租及六畜言督計其所得以出算輶車夫豈不懷慮久
故也懷思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前書云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隔絕羌裂匈奴之右臂也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
孤特鼠竄還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舊臣宣帝元帝時呼韓邪單于數入朝稱臣奉貢關微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十八列傳

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
勢必南攻鄯善葉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勢益殖殖生也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
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貲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帥之煩費不見先
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修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
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國滅士經有明誠毛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邵公曰臣以為敦煌宜置
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淮南子曰脩政於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也帝納之乃以班
勇班勇班超之子為西域長史將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勇遂破平車師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絕三通順
帝永建二年勇復擊降焉耆於是龜茲疏勒于闐莎車等十七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葱嶺已西遂絕六年
帝以伊吾舊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為鈔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置伊吾司馬一人自
陽嘉以後朝威稍損諸國驕放轉相陵伐元嘉二年長史王敬為于闐所沒永興元年車師後王復反攻
屯營雖有降首音式救反曾莫懲革自此浸以疎慢矣班固記諸國風土人俗皆已詳備前書今撰建武
以後其事異於先者以為西域傳皆安帝末班勇所記云

西域內屬諸國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極玉門陽關西至葱嶺其東北與匈奴烏孫相接南北有